

河東康

卷六

六

咸豐二年

六月

河東

河東先生集序



一氣為萬物母至於陰陽開闔嗑吸消長為晝夜為寒暑
為變化為死生皆一氣之動也庸不知幹之而致其動者果
何物哉不知其何物所以為神也人之道不遠是為至道無
用用之者有其動也故為德為教為慈愛為威嚴為賞罰
為法度為立功為立言亦不知用之而應其動者又何物也
夫至道潛于至誠至誠蘊於至明離潛散蘊其至而不知
所至者非神乎哉堯舜之揖讓湯武之征伐周公之制禮樂
孔子之作經典孟軻之拒楊墨韓愈之排釋老大小雖殊皆
出於不測而垂於無窮也先生生于晉末長于
宋初極五代之橫流扶百世之大教續韓孟而助周孔非先生
孰能哉先生之道非常儒可道也先生之文非常儒可文也
離其言於前跡會其旨於前心破昏蕩疑拒邪歸正學

者宗信以仰以賴先上之凡可測乎藏其用於神矣然其
生不得大位不克著之以小事業而蓋在於文章文章蓋空
言也先生豈徒為空言哉足以觀其志矣今緝其遺文得
共九十六首編成十五卷命之曰河東先生集先生名氏官
爵暨行事備之行狀而繫于集後咸平三年夏五月己巳
門人張景述

河東先生集卷第一

門人張景

默書

名系

字說

續師說

海說

默書

昔先生將歿而遺此書也蓋得之於心記之於言也雖有句也

未成章或前或後皆離其辭莫貫其義景乃緝而聯之名曰
默書其言淵深而宏大非上智不能窺其極嗚呼先生以數年
之慮默而著之於後必有默而觀之默而行之者默之義遠矣
哉凡六百二十三言

夫有命有性有性有情得其性理之靜至靜至樂至動至憂
至常忘機至樂忘寧求有于無也求無于有也其無也
無為無所為萬物熙熙有道有治道萬物擾攘儒之為教
防亂也為切惟深所立固也作事能長所居安也天地之道生
死者也晝夜之道動靜者也易言其六也知大者王知小者亡南
夏多也西秋先也故聖人用時小人用物君子用道小人用機
良醫之家其無亡也善葬之家其無昌也物久即弊事久即廢善
久必揚惡久必亡讓失之守也失之位也失之陷也失之亂也失
之除也失之絕小惡不亡大惡必生小善不獎大善不成小道

不用大道不行於身。一善君子不足也一日為其惡小人有餘也善亦不足爭亦不怨亦不足愛愛亦不足天下之害不足為大有不足而與之足成吾必欲忿賜半恩悅仇綏寬求大與小卒終無笑求小與大望仇而拜家無甘半無戶國無臣半無人陰言其惡陽言其善臣道也公與之罰私與之賞君道也欺生所言密漏所親作者默而若畏知也衆美詢焉衆惡察焉上疑下欺君臣乃離有道以民用刑無道以身用刑喜怒物性急其散疾物性緩其強半剛而細無不利柔而大莫能敗遲速適時萬事以宜示弱者必強示強者必弱有能者為無能亦無能也無能者為有能亦無能也兵惟力勝智儒惟言多行怯死無勝怯學無成兵敗如鼠兵勝如虎進若決河止若斷柯以死追死為霸之事馳亂跡也思亂心也解人患在深解已患在淺拯弊多功拯危多德責之不及寧若救之不及也責失其心救得其心民無所役君為之役物無大焉所近必狎宰膳嗜也終所私也甘奪其味貪者不死非朝不華衣非宴不多味君子也民有四焉秀豪姦貪物從類聚善惡成焉南文尚訟北武尚殺非大極異為史不書行異無疑謂所奇也觀異有思知所遠也

名系 并序 與進士高本也

進士高生學慕韓愈氏為文名曰愈開重惜生難得也作名系一篇貽之

姓以辯其族者名以別其身者也有善惡乃有憎愛以是親疎益間矣噫慕彼之賢名彼之名與其不慕也庶可矣與其為道也異哉名彼之名稱之不若彼如之賢已有之古之賢者同其道愚者亦同其道非其稱名同於身也舜不同堯之名放勳得如堯禹不同舜之名重華得如舜湯與文王武王亦不同

名也孔子同周公之道不同名為旦也孟軻不名之為丘揚雄亦不名曰丘與軻也韓愈之于儒可謂專也已矣亦不名曰丘軻雄也止名之曰愈矣此數聖賢人者皆不同名而世皆謂之大聖賢人也則同矣豈在稱己之身同其名乎若祭名放勛得為堯乎紂名重華文命得為舜禹乎管蔡霍隹三姓名之旦得為魯周公乎使桓魋名丘七十子肯為師乎名身之名非有善與惡也同賢愚人之為道斯乃善惡之王丘名丘不為孔丘也劉軻名軻不為孟軻也况後其時而生乎學其道而師乎忍可名其名于己乎司馬長卿慕蔭相如之為人名曰相如果與蔭相如為同乎為不同乎嗚呼古今人是亦惑之甚矣李昇之臣名齊立者為當時之人頗罪之也不師其為道不學其為人名其名于己之身尚可矣斯謂不之知者也苟師其道學其人故名其名於己之身安可為是乎己之賢己之材勝乎彼之賢彼之

材善則善矣安在須名彼之名即方為善乎苟己之賢己之材不若于彼之賢彼之材名同而何益乎名古人之名者時亦多矣其人也居世立身果善者耶泛泛然視與息者耳譬猶賢愚皆曰人豈兄怪哉開始慕韓愈氏為文章名為肩愈後乃釋然悟其非也改之人於道罕得同日而為者必有先後耳先者知之告于後者古之道也聖人作經籍以至書傳記錄存于簡冊皆告于後之人者也同其時見其人言其言亦告之者也知而不告之非君子也非古人之道也

字說

邕和其至也以世上之為大賢人之德歟太史公胡繼周樂焦生之好學慨然異夫時之進者名王曰邕至道三年來自京師邕文章外道誦六經諸史百以之言請字於開開字之云世和世和邕之義也夫鬼之間物順於理和也物不順於理何

有於和哉天地和則風雨雪霜以時陰陽節序不忒草木昆
蟲咸若稼穡稔盛巧拙不和即日川星辰錯亂山岳河海崩
竭饑饉疾疫相臻寒燠晦以失候君臣和即邦國郡縣以理
兵民官吏盡誠戎狄蠻夷來賓禮樂刑賞無濫不和即姦邪
忠正淆混文物聲明蠹弊讒佞誅戮大興社稷宗廟是憂父
子和孝慈生兄弟和友愛成夫婦和室家平朋友和信義行
味之和食之安聲之和聽之樂色之和視之親言之和聞之悅動
以和遂其事居以和睦其鄰惟善從和而生惟不善從不和而
作以和取之猶不取以和與之猶不與惟和其難也惟不和其易
也君子能其難也人而由節之懼變生焉小人能其易也暫而
尤忘之喜怨行焉嗚呼是和其可小哉太史公名生為邕寧無
念也開字生以和寧異思也今天子新即位紹二聖遺烈世將
用邕和也邕其和諸世也開愛生之為人作字說遺焉

續師說有序

昌黎先生作師說亦極言於時也謂夫今之士大夫其智反不
及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噓可悲乎誠哉尚其能實乎事而未
原盡其情予故後其辭而作續師說云

師之所以為道也皆可就而學矣上之人資以教乎性也中之人
導而使本其善絕其不善也下之人雖至愚也猶勝乎不聞
而果溺其惡矣况其人之賢愚性實一也幼混而桀然豈能自
殊也迨長而成分矣吾何以是言哉以夫孔子之門人其大也三
千其博也六萬未必皆其上智矣中之無其下者耶其所以
不流于惡而悉為善以其訓習之故也苟悉上智也何獨七十
子是稱哉謂夫設有不善而今而不聞也即有之當時肯為
蔽匿乎聖賢其何純焉蓋師之益一人良是矣乃吾言賢
愚之性無殊焉在乎師與不師也故所以世不可棄其師人不

可之其性師存而惡可移即亡而雖善不能遽明也天之生人
賢愚也造化之道矣吾謂若然者師可教而能易之力其與
造化敵乎何可輕其師哉世之人不聞從師也善所以不及
於古惡乃有過之者而復日新焉雖師教之不傳猶能萬一
其有善者賴古書之存得而見之若是也將亡之即奈何乎學
而為心與古異也古之學者從師以專其道今之學者自習
以苟其祿烏得其與古不異也古之以道學為心也曰吾學其
在求仁義禮樂歟大之以通其神小之以守其功曰非師吾不
達矣去而是以皆從師焉今之以祿學為心也曰吾學其在求
王公卿士歟大之以著其族小之以貴其身曰何師之有焉苟
一藝之習已也聲勢以助之趨競以成之孰不然乎去而是以不
必從于師矣古之志為學也不期利于道則不學矣今之志為
學也不期利于身則不學矣捨是則農兵商工之心為也與其

朋共言之曰吾何時其出矣仕遂吾身也彼之坐者亦曰然上
位之人誘下也則亦曰善從於世善附于人俟取其祿位而來餘
慎無為己所知也嗚呼舉天下而孰見從師與專道者矣斯不
足貴也若是師之于今何能得于世哉吁人之不識其利也愚甚
乎苟今能從于師則已迨夫古人矣而復兼彼聖賢之經傳廣而
在于道也不其易于力而速其神乎安古人之從師能若于今
人之從師也斯皆莫有趨而識之者時咸背塗而遠走之豈不
可惜也哉斯乃非夫師之不行于人蓋夫人之自不幸其己者也

海說

夏禹理水東入于海百川會流昆皮而注能納是水者謂乎處
下也雖處下也且水注其內古至今無暫息焉固有盈而溢
之時也既不聞有盈而溢之其水是歸何地也夏禹既能理之
必能知之矣所以不言者陰陽運化之道自然往復也歷代言之

者多矣皆不究其本訛亂其理或言納于尾閭矣或言注于大荒之中矣其餘言者不復正其所說且言尾閭者是羿射落之日也落之為石其大千里熾其質故能滲納其水焉且言注于大荒之中者言大荒之中有云臺之山有不勾之山有融天之山海水或東入焉或南入焉或北入焉以予言之皆非也若尾閭能滲納其水者以其炎熾也且物有燃之于火炎熾極焉以水沃之不過一二即冰然不復能滲納水矣且海自古以來積衆之水多矣若尾閭能滲納其水豈至今熾乎以海沃之固亦冰矣物之情與人之情豈遠哉尾閭苟不冰而能滲納其水即必有物于今常燃之矣未知燃尾閭者用何物耳予是知尾閭之說虛誕也其言海水入于大荒之中山也是大荒之山內別有納水之地未知其水竟在于何也若有納水之地亦與此同海矣豈此不能納而彼能納之也其說亦以誣矣予以為

天地若人之身江河若人之血人身之有血常會于腦會而復散歸于口支之中苟會于腦積而不散即卒成疾矣疾成于內人亦殞其命也運而不竭是能動轉手足變易神氣為物之靈也為命之固也江河于天地之間亦若是耳流會于海復入于土散乎四維居地之下使地能厚載萬物者以水扶之也且掘地逾于尋丈則必有泉涌而出矣以是而言豈不然乎苟若會流于海無所散入則浪溢天地墊溺生聚安足勝也是知百川之朝于海不能納而涸之也亦復循環天地之中東而復西南北從矣陰陽運化理在于此又天地之氣結為山融為川結為山者古有所定大小高卑名數無其改易融為川者則流而不止浩々奔涌豈融為川即往而忘反結為山者凝而能定之乎苟結而無定則曰大其形偏天地矣豈有九州乎豈有萬物乎是水其天地之半山其天地之半也今之人民何其處焉是

知結為山者古今定矣。融為川者古今亦定矣。又或言海有大魚曰鱣，身橫于海之中，朝出其穴，海乃潮；暮入其穴，海亦潮。烏鱣之出入有節，故潮。朝暮有期，此之說鱣之出入能致海有潮之進退也。是其穴與海相侔也。未知海之何地，乃能容是穴也。又為虛誕甚矣。予以水者凝，陰之氣所成也。大凡陰陽之氣皆自下而升，乎上日出而陽盛，日入而陰勝。夫日之有潮，以其陽氣發于地中，陰氣上散，水以防逼之，故從陰氣以溫。乃朝有潮焉，夕之有潮，以其陰氣發于地中，陽氣上散，水以陰扶之，故從陽氣以浮。乃暮有潮焉，此之數說於海者，皆不可聞于人。也。然說于此者，未必彼非，而我是彼虛，而我實以情測之，以理究之，即我之說為當矣。慮其好迂怪之徒，泯絕吾言，故著其辭以廣于我之徒也。

應責

或責曰：子處今之世，好古人與古人之道，其不思乎？苟思之，則子胡能食乎粟，衣乎帛，安于衆哉？衆人所鄙賤之子，獨貴尚之，孰從子之化也？忽焉將見子窮餓而死矣。柳子應之曰：於乎！天生德于人，聖賢異代而同出，其出之也，豈以汲汲於富貴，私豐於己之身也？將以區區於仁義，公行于古之道也。己身之不足道，不足何患乎？不足道之不足，身之足則孰與足？今之世無古之世同矣。今之人與古之人亦同矣。古之教民以道德仁義，今之教民亦以道德仁義。是今與古胡有異哉？古之教民者，得其位則以言化之，是得其言也；衆從之矣，不得其位則以書於後，傳授其人，俾知聖賢之道，易行尊君敬長孝乎，慈乎，子大哉！斯道也，非吾一人之私者也。天下之至公也，也是吾行之，豈有過哉？且吾人栖栖草野，位不及身，將以言化於人，胡從于吾矣？故吾著書自廣，亦將以傳授於人也。子責我以好古文，子之言何謂為古文？

古文者非在辭澁言苦使人難讀誦之在千古其理高其意
隨言短長應變作制同古人之行事是謂古文也子不能味吾
書取吾意今而視之今而誦不以古道觀吾心不以古道觀吾
志吾文無過矣吾若從世之人也安可盡教于民哉亦自愧于
心矣欲行古人之道及類今人之文譬乎游于海者乘之以驥
可乎哉苟不可則吾從於古文吾以此道化於民若鳴金石于
宮中衆豈曰絲竹之音也則以金石而聽之矣食乎粟衣乎帛
何不能安於衆哉苟不從於吾非吾不幸也是衆人之不幸也
吾豈以衆人之不幸易我之幸乎縱吾窮餓而死即死矣
吾之道豈能窮餓而死之哉吾之道孔子孟軻楊雄韓愈之
道吾之文孔子孟軻楊雄韓愈之文也子不思其言而妄責于
我責于我也即可矣責于吾之文吾之道也即子為我罪人乎
河東先生集卷第一

河東先生集卷第二

門人張

景

編

東郊野夫傳

補亡先生傳

韓文公雙鳥詩解

揚子劇秦美新解

東郊野夫傳

東郊野夫肩愈者名也紹先者字也不云其族氏者姓在中
也家于魏居鄰其郭之門左故曰東郊也從而自號之故曰野
夫也或曰子邑處而曰郊士流而曰野無乃失乎野夫對曰吾以
為郊子以為邑矣吾以為邑子以為士矣吾寧知郊不為邑士
不為野是果能質其名之在哉苟不果吾斯不失矣野夫居于
家則稱曰東郊出于旅則稱曰野郊以別內外之異也野夫性渾

然樸而不滯淳而不昧柔知其正剛知其退推之以前不難其
行揖之于後不忿其勇來者雖仇而不拒去者雖親而不追大
抵取人之長棄人之短福不_必誘禍不能懼悔乎若無心茫乎若
無身不以天地之大獨為大不以日月之明獨為明風雷不疾其
變嶽瀆不險其固人莫之識也與其交者無可否無疑忌賢愚
貴賤視其有分久與之往還益見深厚或持其無賴之心者謂其真
老鄙愚人也即事以欺之復有以一得便再以其二三而謀從計其
利雖後已或自敗野夫與始亦無暫異竟不言之然終未有能
出其度內者父兄有以誨而勉之野夫啞爾笑而對曰小兒輩徒
勞耳吾嘗捕虎于穴挾其門以利刃彼于內雖奮躍萬變奈
吾當爾隘之阨乎矧若類之蠢_々哉或有賓自遠方至即傾產
以待之遽與之宴笑寢處無少間矣父兄有曰汝胡爾為也一何
太踈易乎殊不察其彼之人為若是無乃不可乎野夫曰彼人耳

吾人且又何間哉且天地之中孰有內外也四海之人皆我之親也
已苟有所分別雖父母兄弟果肯不以他心待之乎已苟無所
間于人即孰忍間于吾乎父兄以為然賓既告返即解衣質錢
以畫之或貧餓於時有若可哀者雖食減口以遺恐_々然猶慮
不得與之久濟矣不虞其已之反困也或曰子居貧賤而務施仁
義司馬氏之所譏也野夫對曰吁哉君子計人之急豈謀已乎當
貧賤而能施諸仁義斯所難也當富貴而將施之即孰不為
能乎且司馬氏蓋異其君子者耳所以者書而多離于夫子之旨
焉或退處士而進姦雄或先黃老而後六經蓋例若此也吾所耻
耳或有結仇相忿者野夫曰汝來前何故深憾乎且汝謀彼以復
怨彼作報以圖爾兩禍不_泥日環然將何止也汝無恨他人之不
我善蓋自不能善于人耳汝苟居于人即何有不汝豐美乎汝
見盜之為行乎其為殘賊汚惡雖父母亦不能容耳反有同類

而相感者尚存殞身拒害亦以心為交之始也蓋無他能感
彼心以盡我誠也盜之猶若見人矧女輩皆良民乎慎勿若此也
仇聞之者或相解去焉野一家苦貧無繼冬之糧無順時之服
年始十五六學為章句越明年越先生指以韓文野夫遂家得
而誦讀之當是時天下無言古者野夫復以其幼而莫有與同
其好者焉但朝暮不釋于手日漸自解之先大夫見其酷嗜
此書任其所為亦不責可不可于時矣迨年幾冠先大夫以稱
諱野夫深得其韓文之要妙下筆將學其為文諸父有于故
里浮屠復浴室者令野夫為記以試之野夫時卧疾中授其言
甚望矣一旦徵牋墨土于病榻出辭以作之文無點竄而成家
大以為異事遂騰聞于外之好事者咸曰不可當矣復有怒
而策之者曰癡妄兒言將我獨復其古家何恣容乎聒然
大徧于人口矣諸父兄聞之懼其實不譽于時也誠以從俗

為急務乎夫略不動意益堅古心惟談孔孟荀揚王韓
以為企跡咸以為狂也疾矣後日有制作出于時眾或有下之
者乾德戊辰中遂著東郊書百篇大以機譎為尚功將餘半
一旦悉出焚之曰先師所不許者也吾本習經耳反雜家流乎
眾聞之益不可測也度矣厚以比俗為意焉凡所與往還者悉
歸其指詔亦以為軻雄之徒也捧書請益者咸云韓之下二百
年今有子矣野夫每報之曰不敢辭是願盡力焉或曰子無害
其謙之光乎對曰當仁而不讓者正在此矣或問退之子厚優
劣野夫曰文近而道不同或人不諭野夫曰吾祖多釋氏予以不
迨韓也開寶初又著東郊野史傳九十篇或曰子何以作野史對
曰野夫之所職也或曰何謂野史對曰在其國史之外不書者吾
書為野史也或曰子于司馬氏班氏范氏三家何如也對曰司馬
氏疎略而核辯泛亂而宏遠班氏辭雅而典正奇簡而採摘下

乎范氏不治二家也多俗氣半台之所過二家之良者或曰
將何用乎對曰用之即有用于世否雖先師之書為長物耳
用不用在于世吾何知哉野夫以古之人不能究天地之真海之容
納經之所出乃作天辯海說經解二篇大能撫其事而證其非
昔賢之所不能及者也以而所著文章與韓漸異取六經以為式
或曰子何始尚而今棄之對曰孟荀揚韓聖人之徒也將升先師
之堂入乎室必由之未能者或取一家以往可及矣吾以是耳汝
輩有能如吾可至矣野夫時年始二十有四後二年別立傳以書
為號曰補亡先生也

論曰東郊野夫謂其肩斯樂古道也謂其紹斯尚祖德也退之
大于子厚故以名為子厚次之故以字為復以其同時而出同
道而行今取之偕信得其美觀其文章行事烈然統二公
也不為過矣

補亡先生傳

補亡先生舊號東郊野夫者也既著野史後大探六經之旨已
而有包括揚孟之心樂為文中子王仲淹齊其述作遂易名曰
開字曰仲塗其意謂將開古聖賢之道于時也將開今人之耳
目使聰且明也必欲開之為其塗矣使古今由于吾也故以仲
塗字之表其德焉咸曰子前之名甚休美者也何復易之不若
無所改矣先生曰名以識其身義以誌其事從於善而吾惡夫
畫者也吾既肩且紹矣斯可已也所以吾進其力于道而遷其
名于己耳庶幾吾欲達于孔子者也或曰古者稱己孤不改若
是無乃不可乎先生曰執小禮而忘大義君子不爾為也乃著
名解以祛其未悟者眾悉以為然先生始畫心于詩書以精其
奧每當卷歎曰嗚呼吾以是識六師之大者也不幸其有亡逸
者哉吾不得見也未知聖人之言復如何如巨尤于餘經博極其

妙遂各取其一篇以補之凡傳右義者即抄而作之無之者復已
出辭義焉故號曰補亡先生也先生凡作之書每執筆出其文
當藁若書他人之辭其敏速有如此無續功而成之者苟一舉
筆不終其篇雖十已就其八九亦去不復作矣衆問之先生
曰吾性不喜二三而為之者方出而或正之辭意遽紛亂繼後
強繼以成之亦心竟若負病矣或問之曰子之補亡篇于古不足
當其逸于今不足益其存兄安為乎先生對曰然縱不能有益
于存亡庶勝乎死心于此者也既而辭義有俱亡不如其可者
慮人之惑先生即皆先立論以定其是非用質其上旨要先生常
謂人曰六經者夫子所著之文章也與今之人無異耳蓋其後
之典教不能及之故大于世矣吾獨視之與汝異耳先生乃手出
九經悉以細字寫之其卷大者不過滿幅之紙古謂其中箱之者
亦不過矣以而誦之日盡數萬言未嘗廢忘有講書以教後學

者先生或詣其精廬適當至虞書堯典篇曰日中星鳥以
正仲春說云春分之昏南方朱鳥之星畢見觀之以正仲春之
氣也先生乃問曰然夫云日中星鳥以正仲春者是仲春觀朱
鳥之星以正其候也且云朱鳥者南方之宿以主于夏也既觀其
星以正其候即龍星乃春之星也春主于東方可觀之以正其
候也今何不云是而反觀朱鳥之星何謂也說者不能對惟云
傳疏若是無他解矣先生揮其座者曰起前吾語汝夫歲周
其序春居其始曰星各復其方聖人南面而坐以觀天下故春
之時朱鳥之星當其前故曰觀之以正仲春矣四座無不拜而
言曰先生真達于經者也所以于補亡不謬矣先生于諸經若
此者不可遍紀先生又以諸家傳解箋注于經者多未遠窮其
義理常曰吾他日終悉別為注解矣夫以鄭氏箋詩為不可曰
吾見玄之為心務以異其毛公也徒欲強已一時之名非能通先

師之旨且詩之立言不執其體我與易象心與若玄之是箋
皆可削去之耳又以論語集解闕注者過半曰古之人何若是
吾聞韓文公昔重注之今吾不得見吾將下筆又慮與韓犯
使吾有斯艱也天乎哉先生每讀中說歎曰後之夫子也續六
經矣世故道否吾家不克有之甚乎年之始成也逝矣天適與
其時行之為事業堯舜不能尚也苟不死天下何有于唐哉
先生以房杜諸子散居厚位叶佐其主遇其君不能揚其師之
道大其師之名乃作書以罪之先生所行事人咸以為非可與伍
范詩有復古之什以頌其德以其先生能復乎古故賦復古以其
能行仲尼之道故賦闕里以章別當世之人能作野史故賦踵
孟以其能解釋子雲之書故賦先雄以其或筆削于韓文之
繁者故賦刪韓以其將求太常第故賦多文以其必首冠于四科
故賦高第以其後天王俾不家食故賦出祿以其將果得其位

則指南于言道故賦指南末以釋經終其篇謂其章明經旨
永休于世用故賦釋經先生見之曰范果知我矣天之未喪斯文
哉天之若喪斯文也則世無范矣范無是言矣開寶中先生來
京師遂刻石為記于補亡亭內以誌其已之事後從事于世而行
其道焉

論曰孔子沒經藉遭秦之焚毀幾喪以盡後之收拾煨燼之餘
者得至于今用之也其能繼孔氏者軻之下雖揚雄不敢措一
辭以至亡篇闕而其名具載設虛位也使歷代諸君子徒忽
痛而見之矣故有或作而補之者大亦不能過其百一力蓋不足
繼也隋之時王仲淹于河汾間務繼孔子以續六經大出于世實
為聖人矣是以門弟子依唐用吾朝之道貞觀稱理首永十八
君之祚尚非其董恒輩之曾及也於乎知聖人之道者成聖人之
業矣吾猶不得見王氏之書乎觀夫補亡七生能備其六經之

闕也辭訓典正與孔子之言合而為一信其難者哉若王氏之續六經蓋自出一家之體裁比夫補亡篇力少殊耳所謂後生可畏者雖經籍尚能補之矧其餘者哉不可謂代無其人也

韓文公雙鳥詩解

余居東郊府從事高公獨知予開寶中授予昌黎詩三百首間與之會即賡誦評其尤至者一日予咨曰雙鳥詩何謂也公曰得无若刺時之政者乎予因而悟之與公言異故作辭解之以編於後

高公于竒曰雙鳥者當其韓之前後斯執政人也一以之仕一以之隱本異而末同故口落城市集巖幽殊以別也下之言蓋以其辯姦詭比將壞其時也未知斯孰氏耳予解曰不然大凡韓之為心憂夫道也履行非孔氏者為夷矣忿其正日削邪日熾斯以力欲排之位復不得極其世權復不得動其俗唱先于天下

下從之者寡背之者多故垂言以刺之耳公曰何謂也予曰作害于民者莫大于釋老釋老俱夷而教殊故曰雙鳥矣謂其曰此名也以非仁義禮樂父子君臣之類也其所從來俱不在于中國故曰海外來也後漸而至故曰飛飛到中州也公曰若是言之釋之興也乃西始矣老之興也子何云俱不在于中國乎昔聃著二篇之書以授其闕令而乃西逝矣是自此而起耳子如是无乃誤辯韓之旨哉予曰然且聃之昔在中國也不以左道示民矣暨西入于夷因化胡以成其教故欺之以神仙之事用草其心而後教乃東來與昔之書果異耳是非中國之興也故韓俱云若是矣夫釋之為教也務當民俗奉之架宮崇宇必處都邑故曰一鳥落城市也老之為教也務由自親其身收視反聽棲息山林以求不死故曰一鳥集岩幽也謂其不得相伴鳴也以其二教之雖來而未甚明于世各泯然矣言三千秋也以其時久而極言

之也既未得明其教其言亦未以大盡于中故曰各閉其口而
街乎萬象也後之正道漸衰澆妄之風漸盛故比之以春風焉
謂其卷地而起以其舉世悉如之也百鳥皆飄浮者衆邪以興
也釋老乃得競出而扇于民久益張矣故曰西鳥忽相逢百日
鳴不休也有耳者聒皆聾有舌者反自羞謂其能恢誕而繁
極他莫及也百舌謂百子也從來多善于著書以亂夫子之道
故曰舊饒聲從此低頭不能出其上也得病謂其道或世不用
之氓遂至死乃休矣世既熾耀其釋老也訛惑于上下之人
極之又不可究其根死之又不能免其机遂皆欲捨其生而從
矣其間有忿而殊其衆者能大其休聲以愬于上故曰雷公
告天公以假為喻也百物須膏油者使世將復其不敗于生矣故
託言云自從其西鳥鳴而雷光聒亦收矣蓋謂其帝王之道不
能光行于天下也或有哲智之人將幹運其世務或誅或殛以全

其變則懼所以言之有素也乃停留其造作而故云怕嘲詠矣
挑抉其草木誅求其虫鼠謂其無所漏脫于幽微也苟世不
息其如此則咸畏其或生或死或罪或福莫知其涯而愁憂矣故云
不停兩鳥鳴百物皆生愁也自此亂而時元其春秋矣日月亦莫
紀其序矣大法亦失其九疇矣周孔之道亦絕滅矣故曰周公
不為公孔丘不為丘也若此乃釋老之教果遂分焉雖行于世
也各有物其時政矣故曰大公乃怪而各門于一處也然後世得
不全絕其言他道者乃云百虫七鳥鳴而復啾矣教之既有
其限不混然而使民夷也各守其方而省度矣故曰既別其處
而能閉聲省憊尤也尚復民之信奉者衆耗于世而害于物
曰亦不知其厚矣率四海之六幾被其困焉故曰朝食其龍千
暮食其牛亦千飲河生塵而欲海絕其流也其末句云還當三
千秋更起鳴相酬者謂其後必不能終如此矣復有其甚惑者

久而見興也不限其時而云久也故以三千為言焉斯惟韓之在
釋老耳非其他也公以為如何公曰若子之言韓之詩亦云是矣
然子能識之信子于韓氏也達其玄微也哉

楊子劇秦美新解

昔人咸謂斯文媚莽之辭也法言孝至篇曰周公已來未有如
漢公之懿者云稱未篡之前莽實偽貌而近如是亦可庶免乎
曰處于秦而美于新楊子之全德此焉虧矣今承往言亦曰然
也嗚呼下漢氏幾千年無一人識雄之旨蓋君子微言而首比于
惡者也或曰子獨異而將說之何哉是必果能直其雄之志者乎
予曰吁楊子之志訛莽而非媚也謂美之稱曰劇之類也且夫目
其辭云是者其旨悉存於間也夫秦之為不道其惡也有天
地而未有之矣今引而言之秦劇也取而比之曰新美也是新無
比于五帝三王莫有其善也比于秦而褒貶之是其有不善與

秦上下也改曰劇秦美新矣大凡褒貶于人取其善惡類而較
其優劣也善者必以善類比之惡者必以惡類比之如稱堯舜
云者兼而是同其善也桀紂云者兼而是同其惡也類而較之
也如曰善必以惡較之即一善而千惡其善自顯矣惡必以善
較之即一惡而千善其惡亦自顯矣何復枉其功乎未見較
其善惡者有云堯桀也舜紂也必曰如前堯舜桀紂云故今楊
子是云如是也劇其秦謂惡甚也楚詩書大宮室起長城巡
天下兼滅其宗周也故曰劇也美其新謂其惡少異于秦也雖其
竊漢祚與滅宗周同且無諸秦之所大惡也故曰美也又夫漢
德不如周享國日淺王道不成雖周之衰經日已久下劣諸侯
然其滅者秦當其大逆也故曰美也斯又聖賢之深
旨在于周漢也孰可識之乎或曰予言斯即然矣其何下之辭
云乎予曰吁之辭云者蓋諱其名訛之所也若顯而辯

之即君子微言何在焉禍且及矣凡揚子之是言也遜位者也
首亦至于斯焉言苟不隱其志後苟不晦其前則不可也或
曰然詩三百訛刺者過半且其篇曰某篇也是所怨于時之
王者也下其辭未有如子稱雄之文將若是也予曰吁異乎時
不同事且殊矣凡詩書之作出自夫子當時之人何能有焉蓋聖
人觀前事而繼言之所以垂炯戒於後世也非如夫揚子親居
于莽之下也或曰若而言是終不敢繼其始晦不敢敵其明即
曷若不言乎叔孫對於二世也偽媚其言而免于禍蓋上之所
發問而不得已而言也且雄非有叔孫之名莽無二世之問何如
是哉予曰吁當莽之時揚子不得不自言也凡人仕于世大小之
分各異矣當大而不為之大即事之失矣當小而不為之小即
事之僭也且叔孫無居于揚子之位揚子有過于叔孫之名位而
拘之名而累之揚子須以異于叔孫也在于分之事使然也叔孫
若昔如揚子不待問而言之也則不能免後代而誅其名也
揚子若今如叔孫必待問而言之也即不能免當日之害其身
也士之遭于不道也居其適者禍切之處其遠者禍間之危行
以言遜能者可避乎患也尚時有罹其辜者焉况揚子之懿
若是而人乎與世當不同也莽固知耳苟不有言即莽疑不足
于已也必甚矣子不聞乎閉門而著書也尚有投閣之禍幾死
馬如是揚子果得不自言之以進耶嗚呼知揚子者在于斯罪
揚子者在于斯昔之所謂後世復有如我者知我矣其于餘也
得不盡若此之類者乎

河東先生集卷第二

河東先生集卷第三

門人張

景

編

漢史楊雄傳論

太甲誅伊尹論

李守節忠孝論

代王昭君謝漢帝疏

重修孔子廟垣疏

史揚雄傳論

子雲作太玄法言本傳稱非聖人而作經籍猶吳楚之君
僭號稱王蓋天絕之嗚呼且子雲之著書也非聖人即非聖
人也則不能言聖人之辭明聖人之道能言聖人之辭能明聖
人之道則是聖人也子雲苟非聖人也則又安能著書而作經
籍乎既能著書而作經籍是子雲聖人也聖人豈異于子雲

乎經籍豈異于太玄法言乎聖人之就各相殊聖人之辭不
相同惟其德與理類焉在乎道而已不若非聖人而作經籍
則其所書也不若于經籍矣言無章行無法是曰經籍乎人
可誣曰經籍乎比之吳楚之君吳楚之君竊位而冒名悖于
道者也天宜伐而絕之子雲務教而利時順于道者也天豈
罪其為是乎天能絕吳楚之君而僭竊則天甚明矣天既甚
明固能罪惡而福善即吳楚之君可罪子雲可福也若反同
吳楚之君而罪子雲是天明于惡少而不明于善也多矣班
孟堅稱諸儒之言曰是蓋當時恥不及雄而謗之者也不可從
而書矣凡為史之任在乎正其得失而後褒貶之得失此不能
正况其褒貶乎所謂孟堅有良史之才者予于此不曰良史也

太甲誅伊尹論

汲冢書紀年稱伊尹放太甲于桐尹乃自立暨即位于太甲

七年太甲潛出自相殺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奮命復其父
之田宅而中分之杜氏注春秋左氏經傳既終始獲是書因
紀于後意有惑其事乃曰左氏傳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
無怨色然則太甲雖見放還殺伊尹而猶以其子為相也
此為大與尚書敘說太甲事乖異不知老叟伏生或致昏
忌將此古書亦當時雜記未足以取審也余以為元凱之
不章明于此也非耳且伊尹相湯功其大矣太甲嗣位書稱
放甲、能遷厥德改厥行既三年尹奉以復其位書有太
甲三篇載其事其上篇曰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孔氏
傳謂往入桐宮居憂位能思念其祖終其信德也其中
篇曰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鬯王歸于亳謂
其甲既終其信德尹乃復之也尹遂作書美之曰上天眷

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謂其甲能易成其善也甲遂聽其言而謝已過曰拜手稽首云尹乃復訓以後書蓋以甲之知其先王之法度可與居于仁也尹既正其甲于不道已老將告歸復作咸有一德之篇以戒于甲書曰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又有沃丁篇序云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今雖其辭已亡獨孔氏傳曰沃丁太甲子伊尹既致仕老終以三公禮葬訓暢其所行功德之事乃作此篇以戒也是其甲與尹之始終事蹟畢見于此竟無言誅尹之說又有伊陟相太戊作咸又之篇是其子復佐于後王也亦不云甲復立其子也又有高宗說命之篇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下云格于皇天爾尚明保予內俾阿衡專美有商是其後王極誦其先臣之休烈以冀說企及也又周書君奭篇云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是其

君臣忘見其父子間保全令德也元凱以紀年之辭遽惑于此苟伊尹為臣能放其君是其政在尹也能制于甲矣豈甲反能以不道害之乎且尹之相湯伐桀以成其功民咸知尹而輔矣復以其自立為君而又七年以永其位若是何有甲之所能哉既云尹乃自立是因事而奪君位也為逆甚矣太甲能潛出以誅之豈其反用其子乎必以反用其子其子果肯以平心而事其甲乎盡道而佐其甲乎足以明其紀年之文夫子沒後諸國雜亂之編記者也不足取耳元凱不自悟反疑伏生以老耄恐致昏忘一何甚哉且安國敘書云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後至魯共王壞孔子宅于壁間得古文科斗之書遂以所聞以生之口傳者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又得二十五篇是其伏生當時所誦之書于壁間科斗古文證定其真偽也亦無誤耳其所誤者舜典合于堯典

益稷合于皋陶謨盤庚三篇合為一亦王之誥合于顧命序悉言之備矣苟伊尹實誅即前數篇之書憑何而作出既無所作而出伏生者誤即古文科斗尋亦證矣何其漢代諸儒暨安國亦若是耳獨舜典已下能辨之哉儻伏生之有昏忘而安國之徒何在烏是以伏生所記之書胡得其誤也元凱之知且識也何可更言或致昏忘哉此事尤甚昭然也若曰將此紀年之書疑其雜亂未足以取審則察以前事止可獨曰此書若是者所雜亂者不可兼曰老叟之昏忘也果是真偽不分矣或曰紀年之書皆科斗文字非秦漢之所書也斯非子謂六經皆孔子之誤述者于家有殊古史也孔子異其伊尹太甲事以成其書訓于世耳汲冢之書勿是其世之本耶壁間之書勿是其家之書也予曰然若吾所謂夫子之所作固然矣且夫子之大聖公是而公非觀虞夏已來之事各因其微而彰其巨必以質其本矣豈獨

于商也有所私而易其元乎或曰子謂誅尹之說既為非矣且太甲居桐三年天下其誰是君紀年謂尹乃自立者此勿有所賴歟予曰古者君喪嗣立諒闇者三年百官總己以聽于家宰時惟太甲于元年以被放三年而復之伊尹實居家宰之位總百官以治非以自立也書所謂既復厥辟者足以明之矣或曰馬遷氏紀云湯崩子太丁未立卒迺立丁之弟丙為君丙即位三年崩立丙之弟仲壬為君仲壬即位四年崩伊尹于是立太丁之子太甲是為元年尹作伊訓之類之書也如是自湯至甲內有兩帝復經七年何其伊訓序云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祖后也又其紀之下辭云太甲既立三年不明伊尹放之桐其太甲篇云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鬯王歸于亳傳謂湯以元年十一月崩至此二十六月三年服闋也其紀年稱仲壬即位即士伊尹崩而立太甲大與馬遷之紀頗同而

獨孔氏之書年祀帝有此美異孰為非予予曰遷立書與紀年之書若等類也皆非聖人之作矣有所自不明白其事耳或曰然何其馬遷之書其下之辭紀太甲之反政與伊尹之卒之類無所異其商書也予曰遷之著此書當其時蓋欲自廣耳執而一紀其經之事又懼其皆孔子之言于已無所也須以叅雜外之書用混其本矣斯亦不足致心于二三蓋諸國之雜亂者也嗚呼君子常謂慎其所為也蓋懼其若此之惑于後也

李守節忠孝論

我國家有天下之年將以文綏萬民不以武靖四方盜筠均結叛謀陷澤以死其子守節以潞下待罪皇帝命捨之反授單收國史載其事嗚呼若守節也胡為生哉夫君臣以義立父子以親居義苟不勝于親則先其父而後其君矣親苟不勝于義則先其君而後其父矣臣子有家國而成身有忠孝而立行不幸或

不得其兩全則俯其一以免汚名也止可亡身以存行不可亡行以存身若守節也于君不見其義于父不見其親敗家而煩國絕忠而滅孝萬世之罪人也或曰守節之事胡為不見義于君不見親于父也予曰夫義者道也親者情也道所以出于世教情所以生于天然出于世者不可以違生于天者不可以逃且守節之父謀逆之始不能盡諫以制其亂煩君于深慮勞師于厚伐已復從之是于道也失其義矣父既成于大逆死于不義安而顧其敗忍而居其後是于情也失其親矣或曰守節非不以諫其父其父不聽之禍心久萌奸朋固謀暨其父死斬佐卒以降如是無乃可免于此哉予曰不然諫之不以極其道不如不諫矣夫諫有三焉有公諫有力諫有死諫公諫者謂評其事之可否論其端之始終析以短長取以逆順是為公諫也力諫者彼衆以是我獨以非証其不道以極其言稱

其大禍以懼其意進不以退久不以止是為力諫也死諫者言
既不從情既不移可殺已身以厭彼志是為死諫也如此始謂
極其道耳且守節豈能有是哉取其公諫也則不能明于言取
其力諫也則不能剛其誠斯二者尚未果矣矧能以死諫之乎
或曰古所謂三諫不從則隨而泣之若守節之諫其父也必以力
諫矣言必極于敗禍事必沮于兇奸如謂之隨而泣之者守節
于父也莫得其道哉予曰古之所謂泣諫其父者豈在父為大
逆乎叛君謀國殘民興師耶或曰父之事既異古子之諫又加
于古復何使諫乎予曰可以死諫矣或曰子之意謂死諫也以
其筠之性既酷暴而隱忍莫若以其諫不止而被誅于父也予曰
不然言不見聽乃可當其父之前衆之中大呼而號曰今此之亂
遠天地欺日月鬼神亦所以待誅也尸狄亦所以不為也我言不
從汝逆必行敗而吾亦被戮矣我不若先其汝敗而前自死以免

其名為背君之賊也觀汝之輩後日死且百毒而加身不及吾
之萬一耳而後或刺刃以明心或扼喉以斷氣苟實以力諫不
從即可用此以諫矣且不聞守節之有是哉安能存其親之情
于父也或曰若是守節既不能之失于孝也故聞命矣其所以斬
佐卒降重城莫于君也有忠乎予曰夫斬佐卒降重城蓋以
其父已敗執已傾不得已而為矣或曰苟守節之無是心即不斬
且降矣乃其夙志不有其助父子逆背君以叛當父未死之前
雖欲行而被其所拘未能也既父之死而遂成其志矣予曰若謂
以父之所拘即可竄身馳匹馬歸朝廷待罪于闕下以明己之不
從父之逆用免其惡名也是其諫于父力不能制其亂于君誠
不敢失其節也何其父敗已死而謂夙有志而拘所不能行也
縱實有之已亦何自辨其心哉或曰然苟守節能若子之言逃
歸闕下設父如此而復敗死于外當有他人肯以斬其佐卒以

重城降乎苟非其守節即不知是矣予曰夫作叛者均為主
矣筠若不固其禍機雖奸黨百萬何能作乎主既已亡其下
胡為勇哉一以失其執二以懼其死三以畏他人之先四以樂有利
于己有此四者孰不降乎何在獨守節而能哉或曰夫守節之
當是時也甚幼耳年始迨冠成長于貴富之中未能知其
事矣非不能如子之言予曰若謂其幼而未能知人事即何其
見父之敗能來降乎苟實幼而未能知人事即亦不能有此也
蓋其賣君父以藏志觀存亡以射利萬代之奸賊也甚其父
之為不道矣或曰皇帝何赦之反授以位乎予曰皇帝御民賞
罰各從其取舍也于彼為之即不忠不孝也于我取之亦是其大
過而少有功矣或曰子若立朝廷將奈守節何予曰吾若居
祿位立朝廷雖皇帝以赦之吾疏請以殺之用謝其天下之忠
臣孝子也

代王昭君謝漢帝疏

臣妾奉詔出妻單于衆謂臣妾有怨憤之心不是知臣妾之意
也臣妾今因行敢謝陛下以言用明臣妾之心無怨憤也夫自古婦
人雖有賢異之材竒峻之能皆受制于男子之下婦人抑挫
至死亦不敢雪于心况幽閉殿廷脩職禁苑悲傷自負生平
不意者哉臣妾少奉明選得列嬪御雖年華代謝芳時易
失未嘗敢尤怨于天人縱絕幸于明主虛老于深宮臣妾知
命之如是也不期國家以戎虜未庭干戈尚熾胡馬南牧聖
君北憂慮煩師征用惜民力徵前帝之事興和親之策出臣
妾于掖垣妻匈奴于沙漠斯乃國家深思遠謀簡勞省
費之大計也臣妾安敢不行矣况臣妾一婦人不能違陛下之
命也今所以謝陛下者以安國家定社稷息兵戈靜邊戍
是大臣之事也食陛下之重祿居陛下之崇位者曰相宜為陛

下謀之曰將宜為陛下伐之今用臣妾以和于戎朝廷息軫
顧之憂疆場無侵漁之患盡繫于臣妾也是大臣之事一旦
之功移于臣妾之身矣臣妾始以幽閉為心寵幸是望今反
有安國家定社稷息兵戎靜邊戍之名垂于萬代是臣妾
何有于怨憤也願陛下宮闈中復有如臣妾者臣妾身死之
後用妻于單于則國家安危之事復何足慮于陛下之心
乎陛下以此安危繫于臣妾一婦人臣妾敢無辭以謝陛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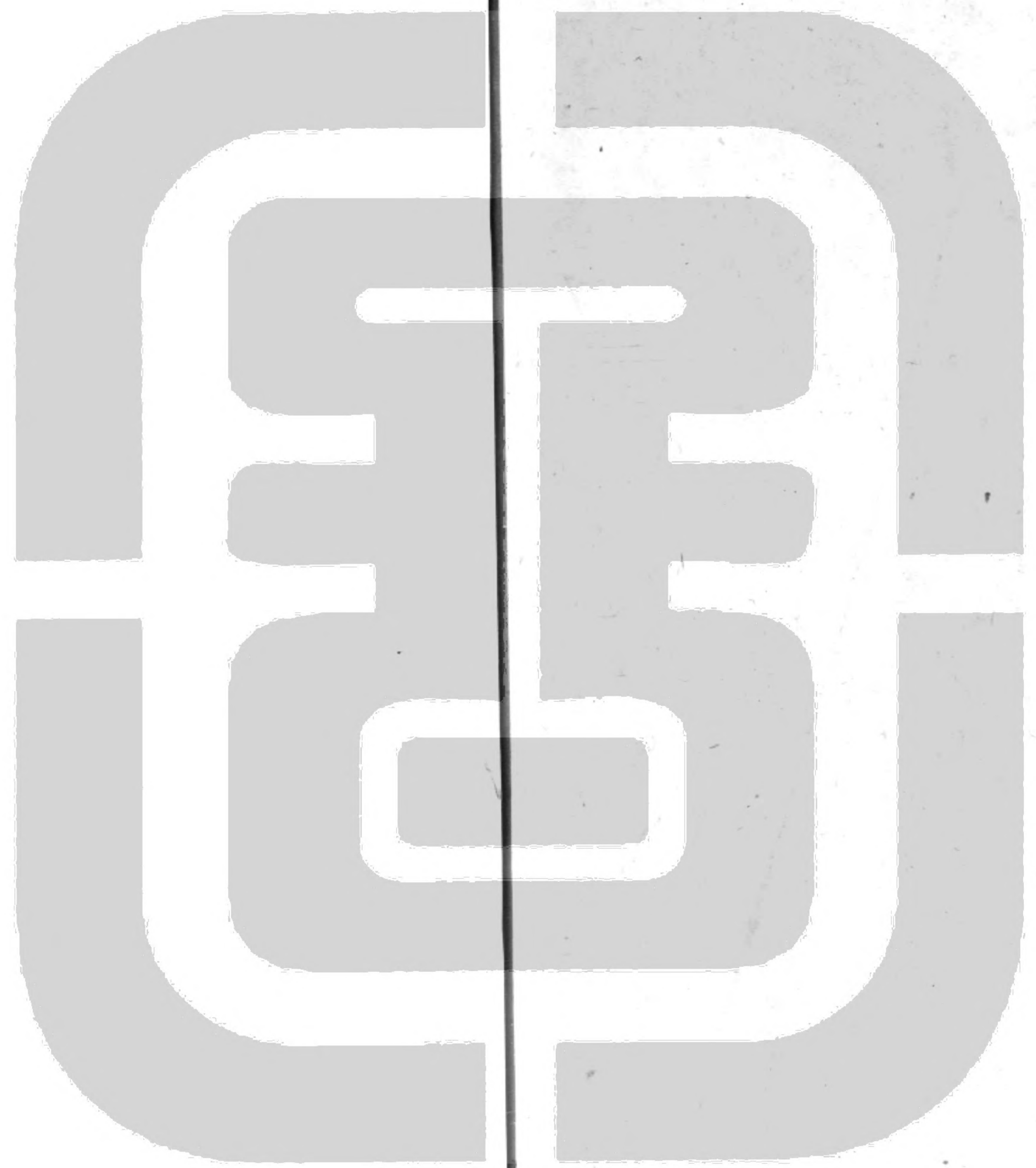
重修孔子廟垣疏李准拾遺請作

儒宮荒涼久矣噫天下太平厥道斯用會府之下尊師者吾未
見也聖人礼法行于天地間萬物賴之而相養苟一日整廢則日
月昏陰陽錯豈止臣賊其君子賊其父也由吾道而進者頂
戴高冠身曳大佩享太牢而坐豐屋三公大人貴是極矣過吾
先師之廟下則忘而不顧怠而不恭至于圖像墮地籩豆覆席皆曰

何害于吾也其有日齋嚴其容月給費其產崇尼狄之教
奉髡褐之徒則未見稍急于心求福田利益也苟釋氏能福于
人王公大人今日貴富何不由尼狄之教以求之福其身禍其家者在
吾先師之道之教也我知其端矣大者欲塞其責小者將貪其利
塞責者以其利害黎元黷亂道德見釋氏有他惑之事圖在
屋壁懼身死之後罹其毒烈故損家財贖其過矣貪利者以
其命將夭而能壽疾不豫而得瘳居位則見遷鬻貨而獲倍
謂能祇倍福在其中以此而言得其誠矣王公大人尚若是也矧
其愚不肖蠢蠢者乎斯風浸淫天下從化若洪水墊害大禹
未生將何以救之也於乎余入吾先師之宮不覺涕下用之者不
知其力反趨于異類乎視其垣墉圯毀階廡狼籍痛心釋氏
之門壯如王室吾先師之宮也反如是哉聞斯言者得不愧于心
乎將令責按舊圖速修是陋庶先達與後進輩出金帛用資

其費况不_レ追釋氏之取萬分之一也崇_二吾師之宮以昭其德吾先
師享之亦無忝矣

河東先生集卷第三



卷之四